

## 中世紀中國佛教的佛性與道性的比較：

### 從吉藏的草木有佛性談起

曾稚棉 (C. M. Adrian Tseng)

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 (McMaster University) 宗教研究系博士

漢學研究中心獎助訪問學人

根據北涼曇無讖(385–433 A.D.)於五世紀所譯的《大般涅槃經》(T12.374.)，「眾生皆有佛性」。自從《大般涅槃經》的譯本出現，其中的佛性思想為六朝(220–589 A.D.)時期動盪不安的社會提供一個救贖的解釋。眾生皆有佛性，也有未來成佛的可能性。許多佛教僧人也紛紛提出與佛性相關的討論。但是他們的佛性論不包括草木無情。從六世紀開始出現了「草木無情有佛性」的觀點，讓東亞佛教發展上出現一個轉折點，它引領唐朝禪宗、天台宗九祖荆溪湛然(711–782 A.D.)乃至於日本佛教的本覺思想走向新的面貌。

隋朝三論宗僧人吉藏(549–623 A.D.)在他的《大乘玄論》中明白的提出草木有佛性。在中國，吉藏也許是第一位如此明確的提出此種主張的佛教僧人。他所提倡的草木有佛性，是透過玄學思想，重新詮釋佛性、眾生、草木無情之間的關係。因此，其論述有一部分與道家的本體論相互一致。雖然自魏晉南北朝，因佛教經典陸續傳入中國與被翻譯，佛教的思想漸漸脫離早期格義佛教。但是中國僧人在一些義理的闡釋與論註上，或多或少仍與中國思想有關連。事實上，中國佛教僧人包括吉藏並不反對玄學哲理的思想。

吉藏的草木有佛性思想，是融合後期大乘佛教思想(如來藏與《大般涅槃經》)與中國道家玄學思想所產生的新中國佛教思想。就草木無情本身是否具有佛性的問題而言，根據曇無讖所譯的《大般涅槃經》卷三十七云：「非佛性者。所謂一切牆壁瓦石無情之物。離如是等無情之物。是名佛性」(T12.374.581a22–581a23)。

《大般涅槃經》的佛性論似乎並未包含草木無情等物。吉藏透過三論思想，重新詮釋佛性，把有情眾生的佛性擴展到無情草木的本性。他的詮釋，類似於玄學所討論的「道之性」(從六朝開始為「道性」)。因此，我將把三、四世紀玄學的道之性與其發展和吉藏的草木佛性說做一比較，藉由玄學的道性與吉藏的草木佛性的比較，可以發現兩者的相似處。另外，我將探討他如何透過玄學，重新詮釋佛教的眾生這個概念，讓眾生與草木無情在某種程度上有所結合。藉由這兩點的討論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，吉藏如何使他所主張的草木有佛性的觀點，與道家的本

體觀相呼應。

對於吉藏所主張的草木有佛性，除了從佛教本身來討論之外，也許可以從非佛教的角度來探討，例如中國的玄學思想。或許我們可以發現，藉由與中國哲學思想的融合與重新詮釋，佛教在中國發展出另一種新的思想面貌，成為佛教與中國思想交流與融合下的中國式佛教。吉藏的草木有佛性之說即為一佳例。

### **主講人簡介：**

曾稚棉，加拿大籍，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宗教研究系博士。曾女士今年獲得漢學研究中心「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」，來臺灣研究主題為「A Study of the Compassionate Water Repentance in Chinese Buddh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ety」。